

書叢小科百

論概史教道

著家勤傅

編主五雲王

行發館書印務商

百 科 小 叢 書

道 教 史 概 論

傅 勤 家 著

王 雲 五 主 編

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

目錄

第一章	道之名稱及涵義	一
第二章	古代之巫祝史	四
第三章	老莊列之學說	九
第四章	秦漢之方士	一二
第五章	漢書藝文志	一八
第六章	道教之形成	二一
第七章	天師道之盛行及其變動	二六
第八章	道佛二教之相排	三二
第九章	道教之隆盛	三九
一	道教及老子之神談	三九

二 神仙官府之設立	四二
三 洞天福地	四四
四 賞功罰過之條規	四九
五 齋戒守庚申	五〇
六 符籙祈禳禁劾諸術	五二
第十章 道教之修養	五四
一 內丹	五四
二 存思	五六
三 服食燒煉	五七
四 房中行躡變化	六一
第十一章 唐宋之崇奉	六五
第十二章 道藏之出現	七〇

第十三章	南北之分宗	七三
第十四章	元代之焚經	七六
第十五章	明清之道教	八〇
第十六章	現行之道藏	八二
第十七章	結論	八四

道教史概論

第一章 道之名稱及涵義

道教之名稱，人皆知出於老子道德經，所謂『道可道，非常道，名可名，非常名』者也。但諸家之與義，皆不能離道以立言，如儒家之中庸，即云：『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，修道之謂教。』朱子註云：『命猶令也，性即理也。天以陰陽五行，化生萬物，氣以成形，而理亦賦焉。猶命令也。於是人物之生，因各得其所賦之理，以爲健順五常之德，所謂性也。率，循也。道猶路也。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，則其日用事物之間，莫不各有當行之路，是則所謂道也。修，品節之也。性道雖同，而氣稟或異，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。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，而品節之，以爲法於天下，則謂之教。若禮樂刑政之屬，是也。』董仲舒亦云：『道之大原出於天，天不變，道亦不變。』其祝道之涵義，崇高如此，而諸家之說，亦各有其所謂道者也。

然則道教之所謂道，果何如乎？試以淮南子原道訓解之，其言曰：『夫道者，覆天載地，廓四方，坱八極，高不可際，深不可測，包裹天地，稟授無形，原流泉淖，沖而徐盈，混混滑滑，濁而徐清。故植之而塞於天地，橫之而彌于四海，施之無窮而無朝夕，舒之幪於六合，卷之不盈於一握。約而能張，幽而能明，弱而能強，柔而能剛，橫四維而含陰陽，絃宇宙而章三光。』秦古二皇得道之柄，立於中央，神與化游，以撫四方。是故能天運地滯，輪轉而不廢，水流而不止，與萬物終始。風與雲蒸，事無不應，雷聲雨降，竝應無窮。鬼出電入，龍興鸞集，鈞旋轂轉，周而復市，已彫已琢，還反於樸。無爲爲之，而合於道，無爲言之，而通乎德，恬愉無矜，而得於和，有萬不同，而便於性，神託於秋毫之末，而大宇宙之總。其德優天地，而和陰陽，節四時而調五行，煦燠覆育，萬物羣生，潤於草木，浸於金石，禽獸碩大，毫毛潤澤。羽翼奮也，角觝生也，獸胎不殯，鳥卵不輟，父無喪子之憂，兄無哭弟之哀，童子不孤，婦人不孀，虹蜺不出，賊星不行，含德之所致也。』忽兮恍兮，不可爲象兮，恍兮忽兮，用不屈兮。幽兮冥兮，應無形兮，遂兮洞兮，不虛動兮，與剛柔卷舒兮，與陰陽俛仰兮。昔者馮夷太丙之御也，乘雲車，入雲蜺，游微霧，騫恍忽，歷遠彌高，以極往，經霜雪而無迹，照日光而無景，扶搖挾抱羊角而上，經紀山川，蹈騰崑崙，排閭闔，淪天門。末世之

御，雖有輕車良馬，勁策利鍛，不能與之爭先。是故大丈夫恬然無思，澹然無慮，以天爲蓋，以地爲輿，四時爲馬，陰陽爲御。乘雲陵霄，與造化者俱。縱志舒節，以馳大區，可以步而步，可以驟而驟，令雨師洒道，使風伯掃塵，電以爲鞭策，雷以爲車輪，上游於霄霓之野，下出於無垠之門。瀏覽遍照，復守以全，經營四隅，還反於樞。』可見道家之所謂道，實與儒家不同。儒家之道，循乎日用人倫之常，而道家之道，則以出天地，超萬物，爲其極致，故道家之道，游乎方之外者也，儒家之道，游乎方之內者也，其涵義固顯然不同矣。

第二章 古代之巫祝史

道教之所謂道，其涵義固甚弘奧，但此字實從古代之神道而來。易繫辭云：『聖人以神道設教。』中庸很闡明『神道設教』之意義，引孔子言：『鬼神之爲德，其盛矣乎？視之而弗見，聽之而弗聞，體物而不可遺，使天下之人，齊明盛服，以承祭祀，洋洋乎如在其上，如在其左右。』是也。故後漢時即稱道教爲鬼道，鬼道實繼神道而興者也。

古代之神道，主其事者爲巫祝史，尤異者爲立尸。中庸齋明盛服數語，即指立尸而言。傳說三代祭祀鬼神，皆有尸，但夏商無考。（禮記所言不可信）惟周代最詳，周人祭祖，以孫爲尸，盛服飲食，其父母跪拜供獻，視爲祖先所依附者。詩楚茨云：『神具醉止，皇尸載起，鼓鐘送尸，神保聿歸。』此祭畢送尸之辭也。皇尸，神保，皆尊尸之稱也。立尸之俗，據通典所說，蠻夷亦有此風。通典禮典八立尸議云：『自周以前，天地宗廟社稷，一切享祭，凡皆立尸，秦漢以降，中華則無矣。』註云：『按後魏文成帝拓拔濬時，高允獻書云：「祭尸久廢，今風俗則取其狀貌類者以爲尸，祭祀宴好，敬之如夫妻，事之如父

母，敗損風化，贖亂情禮。」據文成帝時，其國猶在代北。又按周隋蠻夷傳，巴梁間每秋祭祀，鄉里美鬢面人，送迎爲尸以祭之。今柳道州人每祭祀迎同姓丈夫婦人伴神以享，亦爲尸之遺法。可知非三代獨有也。

至於巫祝史，三代以前已有之。國語楚語觀射父曰：「古者民神不雜，民之精爽不攜貳者，而又能齊肅衷正，其智能上下比義，其聖能光遠宣朗，其明能光照之，其聰能聽徹之，如是則明神降之，在男曰覲，在女曰巫。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，而爲之牲器時服，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，而能知山川之號，高祖之主，宗廟之事，昭穆之世，齊敬之勤，禮節之宜，威儀之則，容貌之崇，忠信之質，禋絜之服，而敬恭明神者以爲之祝。使名姓之後，能知四時之生，犧牲之物，玉帛之類，采服之儀，葬器之量，次主之度，屏攝之位，壇場之所，上下之神，氏姓之出，而心率舊典者爲之宗……及少暉之衰也，九黎亂德，民神雜糅，不可方物，夫人作享，家爲巫史。」可以爲證。尤以巫爲廣汎於世界文野之民間，實一切宗教之起源，而道教亦不能外是也。說文：「巫，祝也，女能事無形，以舞降神者也。象人兩袂舞形。」近人據殷商卜文，則謂巫字象兩手捧玉之形。姑無論象舞形，象捧玉，要皆事神之所爲。殷人尙鬼，故重巫如

巫咸巫賢爲相。周人立尸，視巫頗輕，如魯君因天久不雨，欲曝巫，縣子言巫乃愚婦人，曝之何益。（見禮檀弓）晉景公以巫言不驗，殺巫。（見左傳）戰國初，西門豹沈巫於河，更以滑稽出之。（見史記滑稽列傳）惟周代之楚國，則甚重巫。（見前所引楚觀射父語）按靈字从雨从巫，象神靈下附於巫之狀，楚不立尸，而以巫爲神所附者，故楚辭如九歌東皇太一云：『靈偃蹇兮姱服，芳菲菲兮滿堂。五音紛兮繁會，君欣欣兮樂康。』又雲中君云：『靈連蜷兮既留，爛昭昭兮未央，蹇將憺兮壽宮，與日月兮齊光。龍駕兮帝服，聊翱遊兮周章。靈皇皇兮既降，焱遠舉兮雲中。』此皆指巫所附之神也。及漢代而巫風更盛，蓋聚秦與六國之巫皆用之，如史記封禪書云：『長安置祠祝官、女巫，其梁巫、祠天地、天社、天水、房中、堂上之屬，晉巫、祠五帝、東君、雲中、司命、巫社、巫族人、先炊之屬，秦巫、祠社主、巫保、族繁之屬，荆巫、祠堂下、巫先、司命、施糜之屬，九天巫、祠九天，皆以歲時祠宮中，其河巫、祠河於臨晉，而南山巫、祠南山秦中。』以上所云，大都女巫，亦有男巫承祀者，蓋自周以來，巫覡已混合稱之也。例如後漢人撰曹娥碑，稱其父婆娑樂神，竟以溺死，此則男巫之證也。然女巫迄後世仍盛行，如晉書夏統傳云：『其從父敬寧祠先人，迎女巫章丹陳珠二人，並有國色，莊服甚麗，善歌舞。又能隱形匿影，甲夜之初，

撞鐘擊鼓，間以絲竹。丹珠乃拔刀破舌，吞刀吐火，雲霧杳冥，流光電發。統諸從兄弟欲往觀之，難統。於是共紿之曰：「從父間疾病得瘳，大小以爲喜慶，欲因其祭祀，並往賀之，卿可俱行乎？」統從之，入門，忽見丹珠在中庭，輕步徊舞，靈談鬼笑，飛觸挑拌，酬酢翩翻。『此皆仍以女巫爲重。後代男巫遂有女裝歌舞祈禱者，或因禁令，或由其他變遷。如唐時新羅之花郎，實由女巫而改變，使貴族子弟裝飾女子，敷粉塗脂，攜挈徒侶，遊行山川，號爲混融三教（儒、釋、道），亦稱仙花仙源，此乃東北女巫之遺風。今西伯利亞滿洲之薩滿教，其男巫亦或作女裝跳舞，而楚粵之端公、喃巫等類，亦如是也。雲南貴州之苗、猺諸族，亦暢行巫風，且世俗亦竟呼爲道士。』仲家花苗羅羅三種言語不同，雖有文字，而已失傳，雖有書而波摩（道士）亦不解。羅羅道士用羊皮鼓，雲南之散民，子君羅羅皆有經文與覲爸。猺人皆不識文字，但有覲爸之經典，呪語用之，而覲爸於文氣之較深者，亦不能解。至江南所謂師娘之類，以看香頭鬼神附體之事惑人，亦皆女巫之類耳。今中國之道教，雖與通行之巫覲似有分別，然其祈禱禁呪之術，何以異耶。

祝，說文：『祝，主贊事者。』此爲以言詞告於鬼神之人。詩楚茨：『工祝致告。』是也。又爲迎送鬼

神享祀，從旁侑勸之人，詳見儀禮。楚辭招魂亦云：『工祝招君，背行先些。』此言祝迎神而導之入也。故祝須有口才，以美言悅神。孔子云：『不有祝鮀之佞，難乎免於今之世矣。』（見論語）凡祝有告神之致饗詞，亦有代神致答之賜嘏辭。今舉後漢書祭祀志註以見一斑：『丁孚漢儀有桓帝祠恭懷皇后，祝文曰：「孝曾孫皇帝志，使有司臣太常撫，夙興夜處，小心畏忌，不墮其身，敢用絜牲一元大武、柔毛、剛鬣、商祭、明視、薌蕕、嘉薦普淖，鹹饔豐本、明粢、醪，用薦酌事於恭懷皇后，尚饗。」嘏辭云：「賜皇帝福，恭懷皇后命工祝，承致多福無疆于爾孝曾孫皇帝，使爾受祿于天，宜稼于田，眉壽萬年，介爾景福，俾守爾民，勿替引之。」後代除家庭外，凡神廟皆以道士爲廟祝，今俗稱爲太保者也。

史在周代，甚爲重視，一切帝王神話，皆由彼傳說。嗣後另成專家，不與巫祝爲緣矣。

第三章 老莊列之學說

巫祝史固爲道教之來源，然道教所宗，厥爲老子，此蓋西漢以來之故事。唐奉道教，以老子姓李名耳，爲唐帝祖宗，尊爲太上玄元皇帝，號其書爲道德真經，因並莊周列禦寇亦贈爲真人，稱莊子書爲南華真經，列子書爲沖虛至德真經。其實史記老子列傳於其身世，多爲愉悅之詞。故所叙老子姓名鄉里及其子孫，必皆後人所竄改，非原有也。至於道教必宗老子奉爲開祖者，何歟？不過利用老莊列諸人之書而已。試舉如下：

老子云：『谷神不死，是謂玄牝，玄牝之門，是謂天地根。縣縣若存，用之不勤。』天長地久。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，以其不自生，故能長生。『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？專氣致柔能嬰兒乎？滌除元覽能無疵乎？』視之不見名曰夷，聽之不聞名曰希，搏之不得名曰微，此三者不可致詰，故混而爲一。其上不皦，其下不昧，繩繩不可名，復歸於無物，是謂無狀之狀，無物之象，是謂惚恍。迎之不見其首，隨之不見其後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，能知古始，是謂道紀。『道之爲物，惟恍惟惚。惚兮恍兮，其中有象；恍兮惚兮，其中有物。窈兮冥兮，其中有精；其精甚微，不可及也。』

分，其中有物，窈兮冥兮，其中有精，其精甚真，其中有信。『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，寂兮寥兮，獨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爲天下母，吾不知其名，字之曰道，強爲之名曰大。』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」

更觀莊子，語尤恢奇，其言云：『列子御風而行，冷然善也，旬有五日而後反。』藐姑射之山，有神人居焉。肌膚若冰雪，淖約若處子，不食五穀，吸風飲露，乘雲氣，御飛龍，而遊乎四海之外。『古之真人，其寢不夢，其覺無憂，其食不甘，其息深深。真人之息以踵，衆人之息以喉。』稀章氏得之以挈天地，伏戲得之以襲氣母，維斗得之終古不忒，日月得之終古不息，堪坏得之以襲崑崙，馮夷得之以遊大川，肩吾得之以處大山，黃帝得之以登雲天，顓頊得之以處玄宮，禺强得之立乎北極，西王母得之，坐乎少廣，莫知其始，莫知其終。彭祖得之，上及有虞，下及五伯。』又託廣成子語黃帝云：『至道之精，窈窕冥冥，至道之極，昏昏默默。無視無聽，抱神以靜，形將自正。必靜必清，無勞女形，無搖女精，乃可以長生。目無所見，耳無所聞，心無所知，女神將守形，形乃長生。慎女內，閉女外，多知爲敗。我爲女遂於大明之上矣，至彼至陽之原也；爲女入於窈冥之門矣，至彼至陰之原也。天地有官，陰陽有職，慎守女身，物將

自壯。我守其一，以處其和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，吾形未常衰。」

若夫列子書出於晉代，正莊老清談隆盛之時，猶能推波而助瀾。其言云：『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，山上有神人焉，吸風飲露，不食五穀，心如淵泉，形如處女，不偁不愛，仙聖爲之臣。』周穆王執化人之祛，騰而上者中天，迺止，暨及化人之宮。化人之宮，構以金銀，絡以珠玉，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，據望之若屯雲焉。耳目所觀聽，鼻口所納嘗，皆非人間之有。王實以爲清都紫微，鈞天廣樂，帝之所居。』
『渤海之東，不知幾億萬里。有大壑焉，實惟無底之谷。其下無底，名曰歸墟。八紘九野之水，天漢之流，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。其中有五山焉，一曰岱輿，二曰員嶠，三曰方壺，四曰瀛洲，五曰蓬萊。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，其頂平處九千里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，以爲鄰居焉。其上臺觀皆金玉，其上禽獸皆純縞，珠玕之樹皆叢生，華實皆有滋味，食之皆不死。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，一日一夕，飛相往來，不可數焉。』

以上皆不過舉其大略，後來之道經，皆莫能出其範圍。故自有老莊列三家之書，定爲真經，（奉老子爲道德經，漢代已然），而道教之基礎始立。

第四章 秦漢之方士

老莊列之學說，果如何爲道教利用乎？當戰國之初，已有方士爲修養之術，故莊子刻意篇云：「吹呴呼吸，吐故納新，熊經鳥申，爲壽而已矣，此道引之士，養形之人，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。」蓋莊子亦所不滿者也。然而楚國已高談之，楚辭遠遊云：「飡六氣而飲沆瀣兮，漱正陽而含朝霞。保神明之清澄兮，精氣入而麤穢除。」吸飛泉之微液兮，懷琬琰之華英。玉色頰以胞顏兮，精純粹而始壯。」蓋在戰國之季，不第呼吸吐納，爲當世所習慕，且昇仙之談，亦爲所樂道。而老子之言，亦遂引用焉。故遠遊又云：「載營魄而登霞兮，掩浮雲而上征。命天閭其開關兮，排閭闔而望予。召豐隆使先導兮，問太微之所居。集重暘入帝宮兮，造旬始而覲清都。朝發軔於大儀兮，夕始臨乎於微閭。屯余車之萬乘兮，紛容與而並馳。駕八龍之婉婉兮，載雲旗之逶迤。建雄虹之采旄兮，五色雜而炫燿。服偃蹇以低昂兮，驂連蜷以驕驚。騎膠葛以馳亂兮，班漫衍而方行。挽余轡而正策兮，吾將過乎句芒。歷太皓以右轉兮，前飛廉以啓路。陽杲杲其未光兮，凌天地以徑度。風伯爲余先驅兮，氛埃辟而清涼。鳳皇翼其承旂兮，